#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五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也少知兵善騎射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夏人犯邊以功擢隊將又從討方臘破之金人攻延安經畧王庶召曲端進兵端不進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時張浚欲合五路兵與金人决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

其變而乘之一戰可以成功浚不聽進兵富平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行軍擇高阜據之以備敵深入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不可不知阻葦澤敵雖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端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將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漢中扼蜀中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懼我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糧食雖不繼鳳翔民耕獲者衆若以恩義結之

彼自有糧助我乃遣人詣鳳翔告以恩德并以重惠遣之使其預通金人消息鳳翔民大悅曰我輩皆宋民迫于虜勢不得已耳今吳將軍不棄我等當以死報於是相與夜送芻糧二千餘斛助之玠仍以金帛賞之民得金帛益喜輸者愈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令保伍連坐然民感玠恩德冒禁如故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石馬不能行

金人舍馬步戰大敗移砦黃牛會風雨電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拜明州觀察使金人自起旆角伍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因會諸道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騎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兀

术旣[illegible]喝爲陝西經略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且[illegible]萬以璘守和尚原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遂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遊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乃命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取金州竟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以驛書招玠入援玠遂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則

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玠走三泉會之築潭毒山以自固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人邀于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驟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饋不繼玠又謂去蜀遠命璘棄之

經營仙人關創築一壘移原兵居之至是兀朮撒離
喝及劉夔率十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
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
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
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
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兀
（奇得用兵）
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
（無常形無常勢之法）
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
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

下如雨死者層積蹀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出震鼓動地明日大兵出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張彥結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又慮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

為久留計自是不妄動捷歸屢遷授檢校少師玠與

此與趙充國同意

敵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九年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奉親札以賜至則玠病已甚扶掖聽命帝聞而憂之命守臣就蜀求善醫且勑國公馳視未至玠卒于仙人關年四十七贈少師賜錢三十萬玠善讀書凡往事可師者皆錄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

為將之能事畢矣

下嚴而有恩待士虛心聽受選用將佐必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玠卒胡世將問璘所以制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非累日

行兵要訣人皆熟記

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與之角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及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堅忍吾嘗以長技相角於數百步外彼固不能相及故每選揀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使不得休暇以沮其

變化之妙又在臨機極得

堅忍之氣至決機于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方

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亦急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淳熈中追封涪王

斷曰

吳玠用兵大有方畧屢言戰爭當以利作張浚不聽一敗勢弱急保散關爲蜀要着恩結鳳翔芻糧水若更戰迭休金兵屢却遠遺黃柑令敵錯愕金人始謀謂玠西掠道險東來玠偏擁慕三郡雖侵失厚得薄用火攻樓酒缶撲剝分紫白旗金營横

虐射目韓常乘胥奔脫西蜀既安玠病早惡爲國
亡身英雄所樂

吳璘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以箭筈關之功居多
超遷統制又以守和尚原大敗金人兀朮中流矢遁
去之功陞康州團練使至紹興三年玠敗于祖溪嶺
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營仙人關以防金
人深入四年兀朮撒離喝果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
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闊遠前陣

散漫須後陣阻隘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修第二隘璘冒圍轉戰會于仙人關敵果極力攻第二隘諸將請別擇形勢以守璘奮曰兵方交而退是不戰而走也吾度此敵去不久矣諸君第忍之震鼓易幟血戰連日金人大敗自是數年不敢窺蜀將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以郭浩帥鄜延楊政帥熙河璘帥秦鳳欲盡移料敵明物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復難信懼有他變今我移軍陝右則蜀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

擣蜀口是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逮其情見力疲漸圖進據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既而胡世將至河池璘見之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追集關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而朝廷情形怯戰且欲廢仙人關徙家族固不足惜如國事何世將遂抗疏謂外圖和好宜內修守禦於是璘備以牙校三隊赴秦州餘大軍守階成山砦[illegible]諸將[illegible]

得撒備十年金人敗盟撒離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陝右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召諸將議惟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于石壁砦敗之璘又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以驍騎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

陣三十里璘力戰破之十一年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軍五萬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此法最能得士之死戰）毎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此古束伍令也車戰餘意無出于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酋遇遂用之二酋老於兵據

嶮自國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必不敢輕犯先
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山
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
先得地利
及王彥卿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
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
及胡盞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自輕裘駐馬
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
千古同恨
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以驛書詔璘班師世
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

秦檜主之也此後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
至三十一年金主亮叛盟渡淮遣合喜以兵扼大散
關璘卽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又移檄
契丹西夏及山東河北聲金人之罪以致討金人據
大散關璘將姚仲與之相持六十日不能破乃合華
攻德順璘遣子挺與敵戰于龍亭敗之璘自將至城
下守陴者聞呼相公來觀望咨嗟矣不忍發璘按行
諸屯預治黃河戰地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
敵一鳴鼓銳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

不一當十至暮㺯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
大敗奔入壁黎明璘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天大風雷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所得輜重不計數璘入城
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月原
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之兵往援璘自邀鳳陽觀
師諸將雖力戰敵攻益急五月仲與敵戰于原州之
北嶺敗績璘亦無功還因奪仲兵欲斬之或勸而止
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遣騎至城下而完顏悉烈等
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鳳翔繼至

璘築堡東山以守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且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乾道元年請闕召見德壽宮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來璘頓首謝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又解所佩刀賜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剛勇喜大節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高宗嘗問勝敵之

衛公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大略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取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則以步軍為陣心左右翼以馬軍為左右肋拒馬布兩陣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斷曰

吳璘玠弟戰功多利散漫難攻僞擊容易二第二
鬬以張形勢而戰破之窺蜀無計金人敗盟衆欲
退避璘怒叱之戰守兩濟金屯劉園璘請討致疊
陣攻之以選乘敵再戰山上敵憂敗斃勢已垂危
班師詔至秦檜爲奸復主和議戰勝轉驚敗已成
倒刈惜英雄笙生其閒雖贈太師不勝其氣

## 李顯忠

李顯忠初名世輔綏德軍青澗人也由唐以來世襲
蘇尾九族巡檢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

曰所育乃奇男子當以劒矢奠毋旁郎生巳而果生
顯忠立于髫齓異之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
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吏求一
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
忠年少膽氣不小必不累琦遂與琦俱有敵人夜宿
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
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始知名
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
世襲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縠令顯忠帥馬軍赴東

京來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爲
二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東京劉麟喜之授
南路鈐轄已而豫廢兀朮以萬騎驅獵淮上與顯忠
其志可嘉
獨立馬闌塲間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
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
朮授顯忠承宣使知同州顯忠至鄜省視永奇教顯
忠曰同州入商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
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密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
而歸顯忠赴同州郡遣黄士成等持書由蜀詣吳報

歸朝事元帥撒離喝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顯忠懟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撒離喝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追救得免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來奇來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

人生擒撒離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二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移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百姓哭聲未絕顯忠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移訛諭之曰顯忠已

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移議
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陜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
耶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所殺訛不及擒王樞縛之
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
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
顯忠揭榜招兵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
有志者事竟成
皆驍勇少壯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皆斬于東城之
內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撒離喝在耀州聞
顯忠來一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

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遂在河
池縣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至行在高
宗又撫勞再三賜名加賚兀朮犯河南命顯忠與李
貴同破蘆壁縣兀朮犯合肥手詔以軍與張俊會顯
忠至孔城鎮與敵戰大敗之兀朮謂韓常曰李世輔
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
顯忠欲追之與死戰俊以奉旨監護慮失顯忠遂各
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
意會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除官奉祠台州居

仕二十九年至是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因遣
韋永春等以二百騎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
于大人洲敗之又增兵萬餘來戰顯忠率騎出白號別
至此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所斷陣敵不能支殺獲甚衆
擁入淮者不可計金主亮犯淮西朝廷命王權拒于
合肥權棄軍渡江和州失守金主亮軍駐和之雞籠
山將渡采石朝廷詔以顯忠代權軍中大喜於是有
采石之捷顯忠退軍沙上得楊存中報車駕至平江
可速進兵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軍

至横山澗與金射鵰軍戰敵兵敗走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諸將弑之而還是役也顯忠所得一萬九千餘人行賞有差詔賜顯忠五子金帶授顯忠淮南京畿等處招討使孝宗即位賜田百畝時金主雍新立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皆欲撑地還于朝金主懼而亟請和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蕭琦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琦復背城列陣顯忠躬率將士鏖戰琦敗走遂拔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殺一人中原歸附者接踵時邵宏

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遂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睦。六月兵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敗之。斬其首虜數千人。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眞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促之乃始渡淮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金帥孛撒自南京率部騎十萬

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遇于南城戰數十合孛撒大敗遂退走翌日敵益兵至顯忠并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左翼都統及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俄增兵復來逼城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揺扇于清涼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揺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揚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左士淵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積尸與羊馬牆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斃始退却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咤曰皇天未欲平

○真○使○英○雄○喪○氣○○

中原耶何阻撓若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嚮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

故乃復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淳熙四年七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襄

斷曰

顯忠丈夫生而不詐殺人淘穴膽勇已粗陷金授職泣思收闔舍遣軍赴恰與意符報父潛走父緩被誅切齒致恨投夏訴辜爲撿青面借兵以抉害父母者立擒以屠適值有敵歸宋如初高宗加賚命備戈殳兀朮來犯一戰幾俘相摽避去壯志可

舒上策忤檜奉祠閒居二十九載金盟復渝大酋
大戮小戰小驅牽連即敗實衆所拘丈夫至此不
負其軀

楊存中

楊存中代州崞縣人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閒賜今（此亦因避孝宗諱）
名爲人沉鷙嘗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
貴焉能俯首爲腐儒哉因精孫吳兵法善騎射初隷
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因召見悉衛寢
幄劇賊李昱據信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

百人帝乘高望見介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帝壯之飲以酒因酹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因此賊膽碎師虎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建炎二年討賊徐明于嘉興先登城陷主帥將屠城（仁義之師）存中力請止之戮其渠魁而已郡賴以全紹興元年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如此（深明命將出師之法）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率兵數千前破賊于王隆觀追至筠州賊號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

（深得以少擊衆出奇制勝之法）

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俊從之存中夜啣枚渡鈞河出西山騎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賊未休降卒多忽有變奈何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遂遁去二年進存中神武中軍統制存中固辭曰神武諸帥如韓世忠張俊皆貴擁旄鉞名望至重如臣么麼一旦位與之抗實不自安不許時中軍卒不滿五千疲癃者居半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于外

者歸軍中由是軍政寖修劉鋹入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時張浚視師因命張俊拒之又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及至泗則光世已捨廬去浚使人諭之曰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與存中相應賊先犯定遠縣存中以兵二千襲敗于越家坊既而與鋹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戀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兵乘之神流妙用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錯愕駭視遂大

敗猊以首抵諜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來
楊殿司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
躍馬叱之皆怖而降劉麟在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
聞之皆拔砦遁去捷聞帝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
得人也十年金人叛盟取河南命存中爲宣撫引兵
至宿州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信
之留王滋蕭保以千騎守宿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
鎮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存中知之
遂橫奔而潰參議官不知存亡以聞朝廷震恐旣而

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人心始安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來淮與金人遇于柘皋時張俊劉錡王德皆會集金人以拐子馬翼而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破之使萬人操長斧如墻而進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圍猶未解欲往救之距濠六十里聞城陷矣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惟戰耳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鋒

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
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
曰善則足而營遣人候敵曰巳去矣俊欲自以爲功
謂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
金人伏騎萬人分兩翼出存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
小將焉敢預事存中因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爲
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
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
司蒸錄柘皋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時金主亮有南

侵意存中士備敵士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
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
聲日急劉汜戰敗于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
虞允文自采石來命存中與之協力拒敵敵不能濟
令王亮死金人請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無遽
詔之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語宰相曰楊存中惟
命東西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隆興二年金人再
入關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
隴右之籓要也敵得之則可以聯虢漢川我得之則

可下兵秦雍襄議與金人異勢力爭不從今勢在遠不及卿臣若不言非特負陛下亦有愧于勢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潁勢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同都督江淮事將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始更相爲援帝親獎之曰諸將協和互相策應卿之力也會金兵已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卒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人尋請盟乾道二年卒存中天資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

○創嘗以克敵弓戰勁而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

斷曰

楊子存中天生勇悍寢幄扈從適逢賊亂數騎衝鋒殺人無算遍體鮮紅疑傷染茜及解甲看皆賊血濺因賜醇醪酌此血漬既征李成彼衆萬萬若不出奇難破一旦願請奇兵馳擊其晤果俘八千餘俱遁擄劉猊據山矢如雨散存中一呼神失魂斷驚喪將軍銳不可犯帝喜得人忠日可貫惟命

東西子儀之伴濠雖敗歸柘功足拔君念及臣庶幾無憾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寨人也以武勇應募隷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英勇莫敵）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曰可遂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僞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百人衆愕眙莫敢前德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乂耳時遂呼德爲王夜乂建炎元年以

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隷於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
陽寇張遇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賊至蔡州止蔡
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一作之氣餘人）
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蘄息收散卒復戰賊
見光世張叢行陣不介胄知爲主帥并兵圍之德突
圍擁光世還軍因而襲敗成授武畧大夫金人攻揚
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會叛將張昱張彥圍和州太
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薄城下賊不意其至大潰遲
明接戰斬昱俘其兵騎萬數濟自采石光世方謀討

昔劉之遴迎至建康謂德曰江都之授不羸則盜公
可使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昔劉
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
不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拔佩刀擊德德遂殺
彥章尸諸市德至蒲城斬苗瑀擒馬柔吉遂行在世
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援德當死帝命特
原之編管郴州將光世屯九江得楊惟中所失空頭
黃勅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叛賊王念
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請

降德納而誅之自餘不幾一人謂諸校曰念經關吾
宿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獻俘于朝詔還攻其無備
舊秩加榮州刺史四年光世鎮京口以德爲都統制
金兵役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
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眞揚數郡旣而又
遇敵于揚州北有被重鎧突陣者德馳叱之重鎧者
此是將能而[illegible]軍情以無恐
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卽陷馬衆驚駭因揮騎乘之
所殺萬計紹興元年秀州水賊邵青作亂德與戰于
崇明沙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軍大潰俄日黨衆

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
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俟交萬矢臨機應敵之妙
齊發牛皆反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俘行在
帝召見褒賞特異三年光世宜撫江淮當移屯建康
命韓世忠代之德僅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度將及
麾下乃徒步立道左抗言曰猶殺陳彥章王德迎馬此亦見世忠能且諧好處
頭請死世忠下馬掬其手曰知公好漢向來纖介不
足寘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六年冬劉豫遣麟猊驅鄉
兵三十萬分東西道入寇中外甚恐議欲爲保江計

殿帥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猊
挺身走。麟在順昌聞之。亦拔砦遁。德追至壽春弗及。
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會光世罷
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
居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十年。德解潁昌圍。俊檄德就
取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敵遊騎遇。遂入
城。偃旗臥鼓。騎引去。因潛師宿州。夜半薄賊營。敵將
高統軍盡韓壓泝而陣。僞將馬秦同知耶律溫以三
千人沮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賊曰。吾

與金人大大小百餘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爲者賊遂投兵降馬秦耶律溫馳入閉門城守德至呼秦諭以逆順乃自縋而下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溫降遣詣行在德乘勝趨亳州會俊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謂三路都統制曰夜叉未易當也遂（聞○名○而○遁）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十一年金人自合（深○識○地）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淮者江之（利○之○言）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

道夾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以身）先越江（先之）俟和州下然後宜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臯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師俱集惟張俊後至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术以鐵騎十餘萬夾道爲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此亦破其堅之法）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酋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

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敗
退屯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畧
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濟遠軍節度使建
康府駐劄御前二十五年卒贈少傅二子琪順亦以
驍勇聞

斷曰

王德夜叉太師就縛擒賊四方如草被劊詔擊苗
劉當受韓約欲自立功殺人而作按法當誅帝原
編漢光世憐才空勅補爵妖賊念經信州肆虐一

鼓擒之罪以功脫光世鎮江金人南掠德請捍之
殺賊賊却水賊邵青職敗計錯思用火牛射回自
著事急方降上獻俘惡道見世忠請死如昨下馬
笑攜奸漢之略再破麟侃追躡入亳名王皆靡何
有微弱守淮守江氣方不奪崛起英雄古今誰若